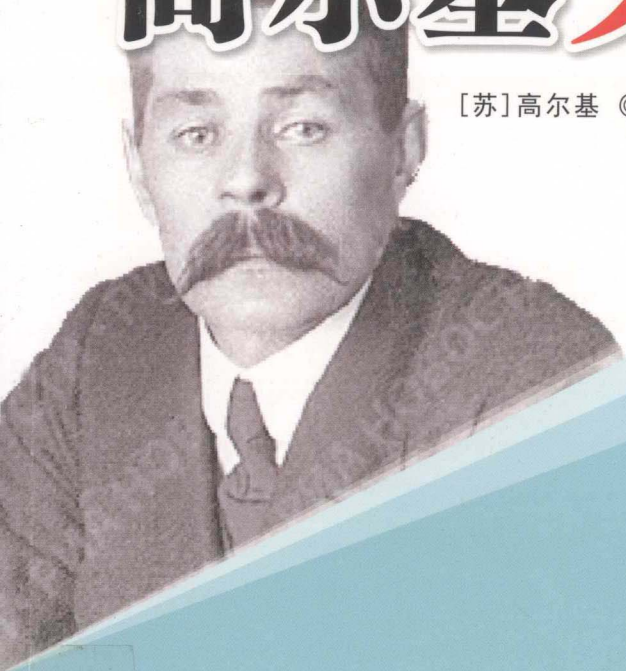


高尔基文集 (三)

[苏]高尔基 ◎ 著 李玉祥 ◎ 译



童年

我的大学

鹰之歌

海燕之歌

一个人的诞生

京华出版社

高尔基文集(三)

[苏]高尔基 ◎ 著 李玉祥 ◎ 译

童年

我的大学

母亲之歌

海燕之歌

一个人的诞生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尔基文集/(苏)高尔基著;李玉祥译. —北京:京华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80724-198-0

I. 高… II. ①高…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苏联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苏联 IV. 1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0446 号

高尔基文集(三)

著 者 ☐ 高尔基 著 李玉祥 译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

印 刷 ☐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 850mm×1168mm 1/32

字 数 ☐ 400 千字

印 张 ☐ 20

出版日期 ☐ 2010 年 5 月第 4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80724-198-0

定 价 ☐ 118.00 元(全四册)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目 录

我的大学（续） (1)

我就要去喀山大学读书了。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圆我上大学的梦……

鹰之歌 (124)

辽阔的海滩一望无垠，岸边的海水懒洋洋地叹息着，远处则在淡蓝色月光的照耀下悄悄地进入了梦乡，与蓝色的天空融为一体……

伊则吉尔老婆婆 (132)

我是在离阿克尔曼小镇不远的，一个名叫比萨拉比亚的海岸听到这些故事的……

我的大学（续）

我说的这个姑娘是玛丽亚，每次那个红头发大学生来看她，我就会不高兴，我不喜欢这个大学生，他压低嗓子和她说话，她呢，好像是羞涩的样子，缩着身子一只手放到身后或放到桌下边。短腿姑娘紧紧裹着头巾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她对我咕哝着说：“你进面包坊去吧！”

布托宁一面从柜子里掏面团，一面朝我炫耀他的情人多么善解人意，多么让人百看不厌，可我暗自在思量：

“这样下去，我以后可怎么办呢？”

我有种感觉：在我身边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从那么一个角落里飞来一场横祸。

面包坊算得上生意兴隆，捷里柯夫在物色另一间大点儿的作坊，还决定再雇一个助手。这是个好的消息，我现在的活儿实在太多了，我每天都被累得精力尽、头昏眼花。

“去了新作坊，你当大助手。”面包师自我许愿说，“我和老板说说，把你的薪水提到每个月十



高尔基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Gorki

卢布。”

我当大助手对面包师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他不愿意干活，而我愿意干，身体的疲倦能消除我的愁闷和不安，控制我的本能的情欲，但就是没法再读书了。

“太好了，你不啃书了，让老鼠啃吧！”布托宁说道，“你难道没做过梦？当然了，只是你不说出来而已！简直是笑话。说梦是最没有害处的事了，你用不着担惊受怕的……”

面包师和我说话十分亲热，似乎还有点尊重。大概是他认为我是老板的心腹，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天天小心谨慎偷面包吃。

我外祖母死了，她入葬后的第七个星期我从表兄的信里得知她的死讯，在这封简短、无序的信中写道：当外祖母在教堂门口乞讨时不小心从门口摔了下来，跌断了一条腿。到第八天就死去了。我后来才知道，我的外祖母靠乞讨养活着表兄、表弟、表姐及她的孩子，在外祖母生病时，他们竟然没有请过医生。信中还说道：外祖母葬在彼得列巴甫洛夫斯克坟地，送葬人除了他们还有一群乞丐，外祖父也参加了送葬，他把他们全部赶走，自己在坟前哭得死去活来，他也快要死了。

我得知此事时没有哭，只记得当时好像有一股冰冷的寒风向我袭来，夜里我坐在劈柴堆上，心中忧郁烦闷，想找个人讲讲我的外祖母，她是多么善良和慈

祥，就像全世界所有人的母亲。这个想找人倾诉的愿望在我心中埋了很久，始终没有机会，就这样它将永远记在我的心底里，慢慢消失了。

许多年以后，我又找回了那个时期的这份心情，那是我读契诃夫的一个描写一个马车夫的短篇小说时找回那份心情的，小说中讲到，马车夫是那么的孤独，只好对自己心爱的马诉说了儿子死去时的悲惨情景。我的处境更加凄凉，我既没有马，也没有狗，现在身边只有一群老鼠，可是我并不想跟它们诉说自己的痛苦，尽管当时面包作坊里的老鼠同我相处得非常和睦。

我引起了老警察尼基弗勒奇的注意，他就像一只老鹰在我的周围转来转去，尼基弗勒奇身体健壮硬朗、身材匀称，一头银灰色的硬头发和修整得整整齐齐又浓又密的大胡子。他嘴里津津有味地咂巴着，看起来仿佛看圣诞节待宰的鹅一样一个劲儿的盯着我看。

“听说你非常喜欢读书，是不是？”

“你喜欢哪类书？比如说是圣徒传还是圣经？”他穷追不舍地追问我。

两本书我都读过，看来我的回答使他大为惊讶，他大吃一惊，以致他看上去糊里糊涂的。

“真的？当然，读这些书非常好，是合法的！我想托尔斯泰的作品你也读吧？”

我的确看过托尔斯泰的书，看来这不是警察们敏



高尔基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Gorki

感的书。

“托尔斯泰的书和其他作家的书写的一样普普通通，不过，倒是听说他曾写过几本反对神父的书，哎，这几本书你倒值得看看！”

还有一些书我已经读过了，十分的枯燥乏味，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不必和警察费力地去讨论这些书。

我和他在大街上边走边聊有好几回了，他请我去他那儿坐客：

“到我的小哨所来吧，来喝点茶怎么样！”

我心中很清楚他的用意，可我还是想去他那儿看看。经过和几个聪明的人商量之后，他们决定我应该去，否则等于不打自招，可能会加深他对面包坊的怀疑。

就这样，我成了尼基弗勒奇的座上客。在他的哨所里，俄式壁炉就占去了三分之一的地方，还有一张挂花布帐子的双人床，余下的空间里放着一个碗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窗子被他挡得严严实实的。他妻子坐我旁边，她是个胸脯丰满的二十几岁的小姑娘，凶恶、狡诈的灰蓝色眼睛镶在粉红色脸颊上，她讲话时任性地翘起两片鲜红的唇，说话总是怨声怨气的：

“听说，我的教女谢克利杰娅经常往你们那儿跑，这个下贱、放荡的姑娘。”

“世界上的女人还不都是一个样儿，都是下流的贱货！”

老警察的话显然激怒了他的太太，她问道：

“所有的女人都吗？”

“没一个不是！”尼基弗勒奇坚定地答道，他胸前的奖章哗哗直响就如马儿摇响身上的鞍镫一样。他喝茶又津津有味地重复说道：

“从最下等的妓女到至高无上的女皇，没有一个人不放荡下贱的。氏巴女王为向所罗门诉说衷情不惜跨越两千里沙漠，就是叶卡捷琳娜女王，虽然号称大帝，但她也是同样……”

他以有力的证据证明了女皇的风流艳事，他详细地讲述了一个宫廷烧茶炉的工人因为和女皇一夜风流而飞黄腾达的故事，工人现在已经升到将军。他的妻子听得入了迷，垂涎欲滴，还用桌下的腿碰我的腿。老警察讲得很有条理，爱用逗人的语言。我还没觉察到呢，他的话题就突然转到另一个问题了：

“就拿那个大学生普列特涅夫来说吧。”

他太太非常遗憾地叹了一口气，就站起来说：

“可惜他不怎么漂亮，但是人倒挺好的！”

“你说哪个好？”

“普列特涅夫先生。”

“你叫他先生恐怕还为时过早吧。这要等到他毕业以后呀，他现在只是成千上万普通大学生中的一员罢了。对了，你说他非常好，这是什么意思？”

“他年轻，快活。”

“马戏团里的小丑也同样快快活活……”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Gorky

“那不，小丑们快活只是为了挣钱，而他不是！”

“闭嘴！你记住，老狗也曾有做小狗的时候……”

“小丑们就像是猴子……”

“我说让你闭嘴！你听见了吗？”

“嗯，听见了！”

“那不就得了……”

制服了妻子，老警察转过脸劝我说：

“我说！你该认识一下普列特涅夫，他为人挺有趣的。”

我猜想他在试探我，我断定他在街上见我们一起走过。

我只得说：“我认识他。”

“噢……原来你们早就认识？”

他的话音里好像有些失望，身子突然地抖动着，摇得胸前的奖章又响了起来。我警觉起来了，因为我最清楚普列特涅夫正做什么：印传单。

他太太则继续在桌子底下用她的腿碰我的腿。她故意激怒她的老丈夫，老警察如孔雀开屏似的滔滔不绝地炫耀他的花言巧语。他太太弄得我一点也没法专心听他说话，一不留神，我发现他讲话的声音更深沉动听了：

“这就像一张看不见的网，你懂吗？沙皇就是织网的大蜘蛛……”他不无忧虑地瞪着两只圆眼睛对我说。

“哎呀！你看你都在说些什么呀，恐怕连你自己

也不清楚吧！”

他太太大惊小怪地叫喊道。

“你给我闭嘴！蠢婆娘儿！我这样说最最形象生动，并不是诽谤。你这匹母马，去把茶具收拾走吧……”

老警察眉头紧皱，眯起眼，继续他那生动的讲话：

“这是一张看不见的网，网从沙皇的中心出发，通过各种环节：各部大臣、各县长、各级官吏，直到我，有时甚至到最下层的士兵头上。这条条线，密密实地包裹着，坚不可摧，正是它维持着沙皇帝国千秋万代的统治。但是那些被狡猾的英国女王收买的波兰人、犹太人、俄罗斯人公然在破坏这张网，仿佛是为了人民似的！”

他隔着桌子探身过来，压低声音略带点严厉的口吻说道：“你应该明白，我今天为什么和你说这些话。你的面包师傅对你很满意，他夸奖你诚实、聪明、单身一个人过日子。但是你的面包店里总会聚集一大群大学生，他们在捷里柯夫的房间里整夜鬼混。如果是独自一个人，那倒可以理解，但总有很多学生成群结队往那跑，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可不敢说大学生什么，他们今天是个普通大学生，明天就能当上检察官。大学生们是好人，就是太爱出风头了，再加上沙皇的政敌私下里怂恿他们，你懂了吗？我还有好多话想要告诉你……”



高尔基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Gorky

他还没来得及说下去，他家的房门突然被一个红鼻子小老头打开了，老头儿的卷发用小细带扎住，手中提着瓶伏特加，他好像已经喝醉了。

“咱们下盘棋吧？”他借着酒劲兴冲冲地说，他看上去是个挺有意思的人。

“哦，这是我丈人，妻子的父亲。”老警察愁眉地朝我介绍说。

几分钟之后，我便告辞了。尼基弗勒奇的淘气太太送我出来，关门时，拧了我一把，有点献媚地说：

“您看云彩多红呀，像团火似的！”

天空晴朗，那金黄色的云彩逐渐消散了。

我不得不给老警察一个公正的评价，我也不是想得罪我的老师们，但我还要说：警察对当时国情的分析更加透彻，浅显易懂。一只大蜘蛛，通过一条看不见的线，编织成一张的网，把全部生活紧紧地捆绑、联系起来。我不久就发现了许许多多类似于这样那样的网了。

晚上关了店，玛丽亚把我叫到房间里，她认真地告诉我：她受人委派来了解我跟那个老警察的全部会谈情况。

我详细地对她讲述了整个过程，她听完后不安地惊叫了一声：“天啊！我的上帝！”然后她就像只老鼠似地，到处乱转，不时地晃着头，“面包师没向你打听过别的什么吗？原来他的情人是老警察的教女啊！我们得赶快把他赶走！”

我站起来靠着门框，她的话彻底将我激怒了。她说“情人”这个字眼说得太随便又太不负责了，还有就是她为什么要赶走那个面包师呢？

“您以后要十分小心！”她的说话方式和平时一样，我的感觉也没有改变。此时玛丽亚背着手站在我面前说：

“您为什么总是愁眉苦脸？”

“我外祖母刚刚去世了。”

似乎这件事使她发生了兴趣，于是她面带微笑说：

“您很爱她吗？”

“当然，您还需要了解什么吗？”

“没什么了。”

我离开了老板的妹妹。当晚写了首诗，其中有一句到现在依然记忆犹新：

别看你装腔作势，但实质您并非如此！

从那之后就决定让大学生们尽可能的少到面包店来，见不到大学生，我读书中的问题就没人解答了，只能把感兴趣的问题记在笔记本上，有机会再一块儿问清楚。可是有一次，我累极了，写着写着就伏在笔记本上睡着了。面包师偷看了我的笔记，他叫醒了我：

“喂！你这是写的什么呀？加里波得为什么没赶



高尔基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Gorky

走国王，加里波得是谁？难道他能赶走国王吗？”

他生气地把笔记本扔到面粉柜上，就钻到炉坑里烤面包去了，他在那里还唠唠叨叨地说：

“你说他要赶走国王，简直是笑话！最好打消这个念头，你这个读书人！我记得五年前在萨拉托夫，宪兵们抓了许多你们这种读书人！就像抓老鼠似的，哎！你还不知道吧，其实尼基弗勒奇早就开始盯上你了。你以为赶走国王像赶走只鸽子那样轻而易举吗？”

他善意地劝了我半天，我却不能正面回答他，因为店里有人不准我跟面包师谈禁区以内的“危险话题”。

当时有一本小册子正在全城流传，读过小册子的人们纷纷议论着什么。我让拉甫洛夫给我也搞一本看看，只可惜他没有找到。

“唉！我说老弟，别抱希望了，找不到，不过，我倒是听说有个地方近日内可能要宣读这本小册子，也许我可以带着你去听听……”

那是圣母升天那一夜，我和拉甫洛夫前后相隔大约两米远走在阿尔斯克波尔昏暗的大地上。尽管旷野里空无一人，我仍旧按拉甫洛夫说的那样去做，我时刻采取预防措施，一边走一边吹口哨，唱着小曲，装成一副醉酒工人的样子。这时候旷野上昏暗而寂静，黑色的云朵缓缓地移动。云彩遮盖了大地，金色的月亮隐藏在其间，水洼地闪动着银灰色亮光，不断发出低沉吼声的喀山城就这样被我甩在身后了。

拉甫洛夫就停在神学院后边果树园的围墙边，我急忙赶上去，越过围墙，穿过杂草丛生的果园。树枝上有露水，碰落下来打湿了我们的衣服。我们停在一幢房子的墙脚，轻轻敲响关得严严的窗板，一个络腮胡子打开窗户，他身边一片黑暗和沉寂。

“谁？”

“从亚柯夫那里来的。”

“爬进来吧。”

屋子里黑洞洞的，伸手不见五指，里面挤满了人，可以听到衣服的摩擦声，还有轻轻的咳嗽声和议论声，就跟地狱差不多，这时有人划了一根火柴照了照我的脸，我看见墙旁的地板上一下子有很多黑的人影。

“人都到了吗？”

“都到了。”

“把窗帘挂好，千万不要让灯光从窗缝里漏出去。”

突然一个愤怒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哪个笨蛋出的主意，居然把我们带到这种鬼地方来开会，看样子，这儿好像有几万年都没人过来了！”

“小声点儿！”

随后屋角亮起一盏小灯，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条木板架在两个箱子上，上面坐了五个人，就像栖息在树枝上的乌鸦一般，小灯被放在一个倒置的木



高尔基

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Gorki

箱子上，靠墙处的地上还坐了三个人，窗台上也坐着一个青年人，这人长发，脸色苍白而瘦弱，除他和那会儿打开窗板的络腮胡子，其余的人我都是认识的。

络腮胡子轻声说，他下面即给大家读一本小册子，它是已脱离民意党的普列汉诺夫撰写的文章，名为《我们的意见分歧》。

地板上有声人大声地叫喊道：

“这我们早已知道了！”

我喜欢这种秘密的场面，它令我兴奋不已，诗一旦带上神秘色彩，感觉就大不一样了。我感觉自己几乎成了做祈祷的教徒，还不禁想起了古罗马时代教徒们在地下室里秘密祈祷的场面。屋子里到处都是人们嗡嗡的低语声，但是声音听得还很清楚。

“胡说八道！”屋子里不知道是谁又愤怒地吼了一声。

在黑暗的房间，朦朦胧胧地有什么东西在闪光，可能是件铜制的东西，或许是古罗马时代骑士们戴的盔甲，我猜想可能是炉子的通气孔。

房间里纷乱的嘈杂声中夹杂着一些激烈的言词，也听不清人们在说起什么，突然从我头上的窗台上响起一个嘲讽般的声音：

“咱们还读不读了？”

这是那个长发、面色苍白的青年在说话。这句话效果不错，人们立刻安静下来，听到朗读声了。屋子里有许多红红的火光在跳动，后面一张张深沉思虑的

面孔，有人睁大着眼，有人用力眯着眼，屋子里一片乌烟瘴气。

文章太长了，就连我这个喜欢语言通俗、文词流畅、观点鲜明的人都听得很累了。

朗读声猛然停下来，屋子里马上响起了一片愤怒的叫喊：

“叛徒！”

“纯粹是一堆空话……”

“这显然是在亵渎英雄们所流的鲜血！”

“这篇文章是在喀涅拉罗夫和乌里扬诺夫被判死刑之后……”

那个坐在窗台上的青年又开始说话了：

“先生们，我们能不能用正当的言词反驳而不用谩骂呢！”

我向来讨厌人们争论不休，也不喜欢听，再说要想分出个所以然来也很不容易，再加上辩论者那自视清高的傲劲儿使我十分恼火。

长发青年从窗台上俯身对我说：

“您是面包师彼什柯夫吗？我是弗得塞也夫，我们彼此认识一下好吗？说老实话，在这儿呆下去没什么意思，我们离开这儿怎么样？”

我早就听说过这个人，他是个沉稳而庄重的青年组的负责人，我很喜欢他苍白而生动的脸和他那双充满激情的眼睛。

我们俩边走边谈，他问了我很多话：有没有熟悉